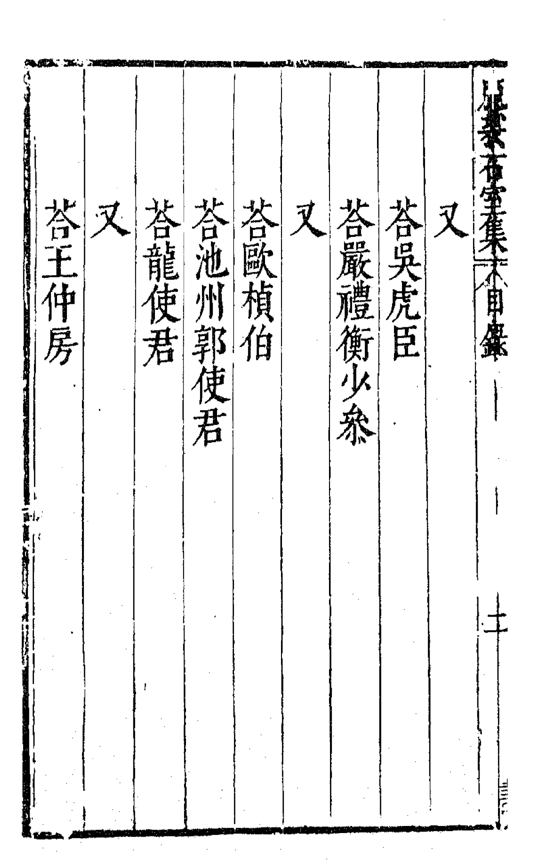
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

卷第一

文

書牘



奉朱憲使

荅馮憲使

又

答施克平

答龍使君

答陳御史

答吳汝州

寄朱使君

卷第二

又

報周國雍司封

答陳博士

報龍使君

奉陳德基明府

與吳比部

奉汪司馬

奉前郡守陳公

答沈徵甫銓部

與馮方伯
與朱比部
答管彥懷
報蹇督學
與寧國令公
答屠長卿
與湯義仍

卷第三

與黃侍御

與郭池州

代伎賈鳳遺子馬

荅吳汝州

荅王汝中先生

荅子登兄汜水

荅西亭中尉

與仲舉弟

又

荅汪仲嘉

荅張僉憲

與王長卿

與劉長欽大理

荅陸無從

荅李臨淮

與松江徐司理

荅王長公元美

與沈箕仲法曹

荅麻十洲戸曹

卷第四

荅君典太史

與沈吏部

與周吏部

與葉司諫

奉左方伯馮公

荅君典

與史仲彂

又

又

荅湯義仍

荅沈徵甫吏部

荅潘子會理官

荅汪子建

荅汪仲淹

荅張幼于

貽吾宗諸子

與吳比部

荅盧明府

荅池州郭使君

與周順慶

荅張伯起

與黃使君

報李符卿伯承

與詹侍御

荅郝南陵

荅蹇督學

與麻十洲

卷第五

荅余聿雲

與湯義仍太常

與周公瑕

與張幼于

與王百穀

與毛豹孫

與汪子建

與沈伯宏

與汪原啟

與王德操

與徐方伯

與廬州王使君

荅張侍御

荅周國雍憲使

又

與盛復如

與張左虞將軍

與成貞菴

卷第六

與湯義仍祠部

與韓錫孺

與李默吾水部

荅徐別駕

荅屠長卿

與張侍御

荅佘初伯

與吳中裒督學

與陳戶曹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荅王郡丞

又

荅屠長卿

荅王恒叔臚卿

荅王公子昭文

與方建元

與桐廬趙孝廉

與劉季然

荅丁秘書長孺

與王昭文

與呂玉繩

又

又

荅湯嘉賓

與湯義仍

與季方四叔

又

荅楊道行職方

與春䆠六叔
又
與濰縣張明府
與傅重慶
與蹇大中丞
荅姚叔度
與王玉洞郡丞
奉陳公溫州

荅李方四叔

荅無爲守李二溟

荅張伯大侍御

又

荅張比孟

荅韓君陳

荅王昭文

荅方伯文明府

又

卷第十二

又

荅吳本如大叅

與鄒彥吉大叅

與尹且孺

又

荅王玉里

荅王文學

與徐少司空

與李季宣

卷第十三

與王百穀

荅廣德邵使君

荅葉順義

荅何令公

與張生洲

與吴本如憲長

荅王元禎

又

荅金兵尊

又

答許靈長

答李廣文

答管侍御

答湯義仍

又

答棲霞通公

答鮑令君

與龍君善憲使

卷第十四

啓

上申相公

又

壽申相公

上許相公

又

又

壽許相公

上山西王相公

上太倉王相公

卷第十五

請某公

請尹令公

先大夫從祀文成祠請尹令公

嫂劉氏建　旌節坊請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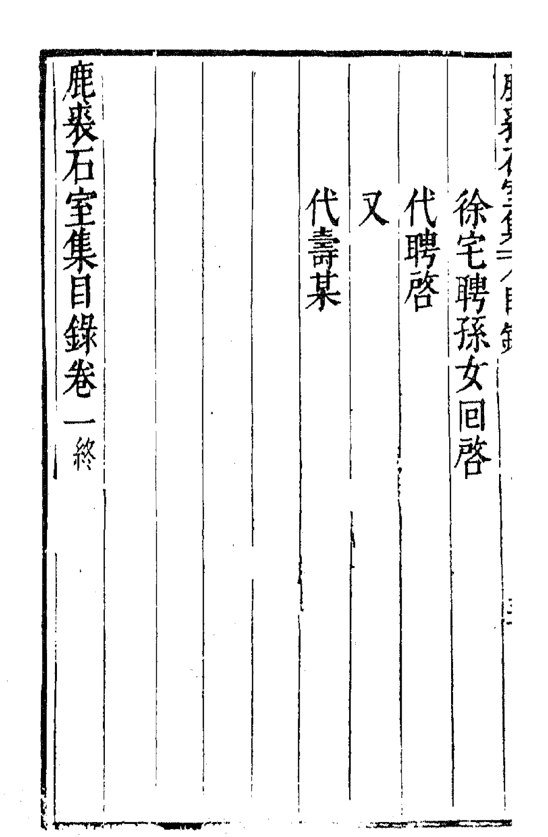
請鮑令公

壽時甫叔

厤宅聘啓

韓宅聘啓

韓宅大禮啓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書牘

奉少司馬汪公

不佞鼎死上一孺子也明公光照四隅驅役千古孺子忝明公枌榆之末二仲才足當兩謝又辛愛鼎而長者襟負江海藏疾內流輒巳屬耳

政可攀寅門下托音九皐廼誼以引嫌坐自絕於長者將安所傅其皐虖鼎淪落無奇特其人天殖疎伉多憤恨不樂世罔誦說之心浸淫成癖明公締盟玄時縣書國門奉以回環嚴若功令頤洸洋瀁淼莫竟涯涘即家大夫日加督過前不踰舍爾髮長近壯進有狐涉之憂處以羽儀之吉左顧右卻失其據矣黃白間頗著靈異則猶獨著乎明公靑牛在御出關可期鼎祚愿三吐其腸濼雪塵土敢受五千文于綏人之右

答龍使君

御者愛至矣不佞所欲周還左右也廼輒自遠去此其有大不可强者乎負此夙恍良恨良恨入山箕踞長松平頭奴搖大扇酌清泉一沁塵土腸胃間一御酒獨般般念君揚不寘耸部使者乎善不爍不濕則我公調劑之也齊景公飲而遺冠晏子風令廣振貸民歌之曰公何不復遺其冠乎公挾狂士時時一觴顧所適若爾六邑人當更願龍使君日坐酒甕中矣近兩足創

甚躄而見使者遡瞻清光星月在天不可仰即
世不乏顯人也往門下建牙列戟即未足重門
下然亦至貴倨矣江左賤士九牛一毛何足塡
公白眼而若悞有當于執事者之心漏水半沉
華樾飛錫與言夙駕尺一西馳翩翩乎盛藻雪
嶺蛾眉千秋秀絶天逸闊了自不俗登高而賦
不得拜大夫下風所爲寵臨之者大乎比月下
醉能使君所酒人狂態不減什一但恨座少荆

答蹇使君

高擊筑變徵艮亦寡和桃川有好山水不有可與譚者不綏人湍發汗濡如雨不斐不莊公其般般念我不

奉安福劉司理先生

先生持憲高州時家外舅守雷陽嘗一寓書下執事執事先是有匍匐之難緘之西反疇昔知遇載在此心曷有巳巳迺先生陳情善養子舍依依殆於浮名如棄芻狗忱有鏡於失得之林而善權乎內外之介者哉鼎祚自勝冠去先生

左右將十載于茲而受餼學官者亦且八載凡四應有司之求四不見售未敢謂匹夫其辠在懷璧也以先生之靈頗嚮邇斯文鳩其放佚博其歸趣卽不佞猶足詠先王之風而備幽人之吉夫君子不以無財爲貧無位爲賤先生玄覽一世高步千古豈其鼎祚故貧與賤也世方波靡欲濟而徒切望洋尚沒身夫子之道爾何能請息焉鼎不佞稽首皇恐

與龍身之使君

鼎不佞少而亡奇亡佗腸亦亡敢虛其色相以
侮弄當世其于當世學士大夫固願從之游惟
天植其性不能喑嘿陰重詗人言色及磬折蒲
伏求適於時好以故僻居而簡出卽學士大夫
愿從不佞游若傲若怯引辟不勝彼其中益有
所自財也往繇雕蟲之伎受知銅梁張中丞而
明公謬自中丞公得不佞郡檄未下車騎已儼
然臨之敬亭宛句一日而醉二參履舄交錯緜
內迭奏吐裀不怒角韻稱奇夫膠序中盡陳人

也然又不乏貴人明公不居其貴人而不佞覆
不以陳人詘此不謂事有互用而道有兼成哉
蟂磯之靈生平鄉往安能斯須釋于褱入春家
變相循未兄淪没故園花鳥並愁具矣稍俟痛
定便可御風而行執事者當張鈞天之廣樂措
大江為酒池更令管城君百輩坐石上待我比
且驅車赴汪司馬新都縱蹟在黄白間爾公儻
念我其東望紫氣而候我虖關上

與湯義叔

僕淪落甚惟有一笑家具負郭之資無擾於外無繫於內青箱亡恙與蠹爲朋十年之後有以不朽小兒號嗄今都棄置不理也義叔才高努力取一第一第政何足槩義未愿益游心先古勤成一家其言闡緩沾滯不雅馴者卽罷去亡以夏后氏之璜自免鬼瞰高明容容后福所望省缺汙之戒怭僕茂之懷相見未期加餐自愛傳上別紙在金陵作得贈義未内妾詩義未雅知僕僕轂音序義未當重爲之附君典來疇昔

周還睊睊眉睫千里數行可勝怲邑

簡子登廷承

以不佞二三兄弟也何嘗後眄睞於不佞哉迺所列相知之貴剔尚二足下其人不佞動罹俗累儻立亡儔二足下偈偈焉揭於衆顧或芻狗時名妄圖大業輒覆擊節而游揚之不羣耳食非貴在相知心者虖不佞安所用報稱也比奉原泉若先譜叙誦之附髀爵躍子和在陰夫人郢而不見冥山固北面遠爾卽藍田之役金鼓

從天前事制人多算者勝河淸難竢人壽幾何
惟足下兼程而赴秉羽同登毋爲夸毗者所笑
自不佞屬以報稱左右矣秋色凄然蓬心未謝
伏枕夜長伊誰把苦短律附申薄款副墨子其
惠存焉

報朱重慶

三年得兩把公劄回環竟日一字一歎蟄于泥
沙髮長心短疇昔周旋如在夢寐益深念故人
念我深矣昔賢以杜工部詩工于入夔即工部

亦自稱晩節于詩律細云故人五馬良多雅步下里巴人其和彌寡豈蜀之山川秀映政足助人詩懷不爾郁木生之吟抑何其緜縟篤至愈詣愈玄也不朽之業是在使君世有子雲奚必藏之名山然後爲快行年與化此道維然不佞第操觚以俟它固無能爲役矣

答歐楨伯

齒在舞象輒承五嶺之區有楨伯先生亡何從汪司馬𥙿軺中集叙並讀其集于白下二三子

渢渢乎清穆之音乎不佞勝冠有年崟嵜可笑
祝腂而不善似何敢以縠音托之九皐昔所稱
雖不得至心鄉往之矣倌人次我敝邑不及負
羈洩而游望氣關門占星益部其於博物君子
媿恨可言而長者寓書千里詞指溫篤重之璚
章崇其鷦息人言傾葢如故亦謂聱聲馳思此
其高雅什伯于褎爾　昭代右文蓬涌翔洽明
璣文甲不乏南海喇先生哉猶　國之寶臣也
幸而生與同時終以譽命子虛大人愿為副墨

者從事

與殷無美

無美才絶高雄睨一世不佞辟景夔立未可雁行粤元祀秋裁一覯秦淮之上輒判袂去已三除歲又于秦淮之上獲一覯無美又輒判袂去廼無美殷殷盻睞謬所幸愛其曰傾葢若故白首爲期即不佞有胷亡心安能不怦怦連焉

天子恢張玄化寤寐老成相君開閣延引掃門無私以無美其才當必日侍　承明賜燕閒之

對不佞故人樂其適軸貫于丘園羽用爲儀足相輝映願持輔仁匡義之說益無美使有以稱主上德意不至如君房庸庸貽薄我二三兄弟矣補得趙館一詩用訓無美其教之不終棄我

奉答許太常公

三載來恨不旹旹奉長者周還比以仲秋之役餐承要眇菴泠然御風而游焉體中小苦馬首亟東即長者招搖坐相左忤其疎節巳甚矣素業散佚與世背馳辱在泥途良非不幸而長者

閔其鎩翮冀以澠池包蒙爲吉愛人無已迺不知其不可爾小人用罔多岐亡羊匍匐而歸且失故步何所稱鴻茂之褎副月旦之賞乎伏櫪千里猶有壯心敬聞讜言敢忘襟佩獻歲當叅侍門下夫贊行剿資衆一惟所左右之清覞登嘉益之媿䩭

與行素宗丈

吾鄉數千禩來文苑蓋太寥落矣不佞薄遊秦淮閒嘗論交吳越二三子輒誇夫里有聞人南

金昆玉各貢其良不佞慚憒彌襟低回者久之亡以報也不自權分敢先揭旗鼓雙谿疊嶂之上願言不朽之業傳諸名山逦者涇川張應泰敝邑沈懋學起而奉不佞為盟主此兩生故大有佳致益之砭劑即引于槖籥之度亡難耳寧陽坏土何得生行素足下哉璠篇藻疏刮目驚心奕奕西京之氣浹浹東海之風往不佞曾內履左右豈覆有所謂低眉慚憒者與而吳越二三子直駢肩而接轂也既存清品用愜幽懷列

寘精廬注延雅況仙郎扶揺有期良晤可卜床
頭浮蟻羮與足下盡消之僕不敢稱趙公子猶
能爲高賢十日之飲矣

與沈仕甫

韓君之來也剿嘖嘖長者厚雅不寘其所貺詒
不佞者奉以世世寶斗酒豚蹄祝得烏邪矣頃
韓嘗期沈生過仙里不佞試事覊白門莫申臆
下執事卽執事度淵海不責報鼎不佞自處謂
何譚及汗津津霑衣也韓又語不佞青門丈秋

移棹秦淮間當望見履舄不佞日立秦淮上遲前驅久竟不可得遡高達風神一瞻晤固自有緣耶輿盼南雲徒屢怛邑

與華廣文明伯

往從朱比部任光祿習丈人雄風然未承為我世講也徂秋薄游陪都辱枉軒車駢錫珍貺卽兩左嘉晤而長者之誼則屢眷周篤矣不佞所欲鄉往于門下葢又已勞神也絳帷清燕副墨可交淮水鍾山日行几上不佞亡足荷寵靈其

坐視我聾聵而寘勿問乎當必不然爾盱衡玄訓聊飫饑腸惟覆有以下慰之金商中律或能弭檝石城望見芝之宇爲平原十日之懽迴北海通家之好竊盛幸焉

報余信夫

不佞之于門下宜世世世講矣往大人待臯仙里則門下自貶於負墻之儔而我伯仲又左右侍色笑乃今卒化爲異物哉迺雄材雅修者猶陸沉屠沽間其聚其散如秋猋之激斷蓬爾而當

下執事臨敝邑省先伯仲墓草也走才離襁保
于茲髮總總矣即亡償千金之索然已遘三抱
之期習嬾成性它亡韻出日逐隊么麽數子此
豈直貽知我者經怪故亦竊自姍愧之徂商既
存珍藻奕奕逼人不朽之業傳諸名山彼烜灼
乎紳佩終汶汶于林莽兩走緬惟今昔輒陳報
語惟有以申命之不佞願承下風焉

奉唐外舅

鄴都迺形勝之區河防非簿書之秩雙旌危指

眺聽俱清一榻高懸心神獨朗豈直陶嘉篇詠
增價地靈抑且痞撤性天可登聖域其鈞有以
示不肖鼎爲保訓之徵乎奉到手勅以博士家
語寔見君羔雁須罄其愚閒嘗笑此物高之於
世不合卑則顧巳不能眞簸弄英雄之戲具耳
然業受青衫此自常職當敬承來命低眉從二
三子矣川樓公計巳上任大雅在斯伏膺有日
附錄惡詩一摺煩從者遞內記室惟轉申紆款
曲賜藻財庶亡蔽避豕之明或不止黔驢之伎

甚幸甚幸

與朱重慶

計奉手勑於徂冬也紬檢其瞀迅激其志而以兩瑤篇見存則又若欲使堊之駕不羈者反受銜策走不佞敢不請從事焉保訓乎蜀郡之擢聞自萬廷平廼比五馬遄發矣台望宿隆輒循恒調寧不有積薪之喻猥瑣者流率緩頰文人徒工纂繡寔亡核乎質行而致用則枳門下身兼數器神游餘刃當峻樹未見之勛令此輩且辟

口而伏膺也萍跡無期芝眉漸逖須之玆浣假
節江左或能以往列攻玉立交戟左右爾敝嫺
徐使君赴成都附呈掌故西嚮可勝綢結

與沈君典

君典抱間世之鴻才裒然首　大廷之對極人
生寵幸矣上下千載前有許公今有君典里中
益人人歆豔之僕不佞拊髀爵躍所歆豔于君
典者當不値如里中人爾君典釋其奥渫爲
明天子侍從之臣紬書石室簪筆玉堂宜博習

古今之故達會通之觀屬者登在三事恢張鴻化當令稷契雁行蕭曹夔立千載一時亦千載一遇敬亭宛水亡負其靈逮夫經國大業昔歸文章君典於天性然矣登高而嘨千里響應顏益圖所爲不朽者乎僕請以近論七子中原李王爲冠大都雄儁有餘沉婉不足瑯琊新都之文揣摩西京緣飾諸子一剕質重而隸于法一剕矯厲而善于通于鱗比事屬詞壹意衡古顛亦繩枉太過矣夫左國而降道喪六朝昌黎雖

起其衰理勝相掩柳州諸記子厚奕奕逼人若歐曾歸持近正蘇氏詭肆近情固其時錚錚者也歌詩谿自大曆它亡接瞬王澤未墜闕典可尋以君典其才博收而精取勇邁而異心便足鞭策古人雄長當世矣又僕嘗所致憤于物情而殆甚吾里者一旦出糞壤之中升雲霞之上身未綰綬家巳鳴鍾其於便利如渴赴水嗟乎三千大界塵刼易窮高臺曲池雍門廢響孰與夫不志溫飽鶉居而鷇飲者之一無累哉史稱

萬石君家下車而入里門伯孫貴壻拜馬伏波床下坐而受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近廼有佟心抑其父事者于肩隨至其襟帶之交者于涓盥之役亡覆有商容亟趨宋襄不禽之遺且也以外禦其侮而內睦其倫則其于推轂後進虛位賢已者蕩乎亡存恐非所以延有終之譽而示廣厚也君典義甚高甚順可無煩君典耷聽而仍于左右効者以僕所嘗私討而經怪者也君典優游歲時公孤立致惟不厭深眇

垂鑒膏濡于以彰贄雉之誼操靈龜之守世方

弟靡而事于夸毗君典免矣僕草莽之臣也少

知肉好數奉敎于君典君典之詧僕也猶列眉

而好僕也不啻其口其遇僕不難執轡而周還

乎鞭弭而僕不佞用史巫之紛舍一握之笑而

將美君典者亦謂畢單其愚何君典去我乎天

上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銜杯酒而道殷勤虛

色相耳比稍料理素業亡當于中辟如南轅適

燕日行日遠幸籍家世雁鶩之餘食得肆力焉

庶幾勒成一家終其令德凌波共濟必跂而望乎後之人情也君典二三兄弟翩翩作者之場其亦有臨風之褱乎否否

答灌甫中尉

不佞嘗誦公讌詩菟園諸賦生恨不與陳思孝王同時明德隆茂大梁之墟有賢君侯崛起其間不佞于古亡當亡敢繩鄒枚而履應徐第令賓在客舍尚用灑彈鋏之卑風效授簡之末役家大夫髮且種種太夫人在堂不欲蹔去左右

爾君俟寓書數千里重以瑶篇掞天之才薄雲之誼使人銜戢不佞淪落諸生正如麋鹿入樊長林豐草豈能一日而釋于懷昔人謂遠守劇郡胸臆無奇今其約結覆何可語奬借過隆非所堪任拜手嘉命敬承下風

奉李符卿公伯承

寓内作者遞起遞變遞變而遞失矣迺者北有先生南有王大理元美主盟中原模楷後進甚幸甚幸不佞以先生之靈猶知壓嚮斯道昔人

謂久於其事能不稍工然自媿徒淹歲月矣里中君典以貴去袁汝鳴化爲異物亡論樹幟登場覓一解語人了不可得爾不揣蕪詞內之記室政如張爝火于光天加稊稗于澥渤損益之數抑何所當乎往從崔生傳門下盛旨頗有意乎不佞儻矜其蒙昧評以數言則馬遷所稱顏子雖賢得孔子而益彰若論衡增價中郎三都貴紙玄晏良豈足謝千里數行曷任仰止

答于登明府兄

嗟乎二兄不肖弟稱孤矣嗟乎天乎孤誠可辠孤亦有身割及其親孤也何心以孤平生昵好孰如二兄卽習孤父子爲情家庭知巳亦復孰如二兄哉而二兄儼然而君百里譽命上逮高堂垂白屹如灼如孤材性未敢望見二兄沈淪草莽豈非其分而奈何敓吾父速必使其足無所履卩桂而不能吐邪上依哀慈下撫弱季犕燈夜雨形影相酬而二三兄弟南北高蜚扳援不及煢煢在疚餘息僅延嗟乎二兄祇奉教言

寸心九折矣先大夫達生歸盡精靈不爽奉來
既而通之幽冥能無銜戢孤始理家政百冗交
侵鴒咨則無徒贅行則恣敝惟二兄其有以惠
存之壟室荒迷語失倫次引領淸光臨風雪涕

報趙憲使

明公當隆萬中爲眞御史爲神明守巳建牙列
戟而提衡齊魯之墟孤卽不肖亦妄意尚友千
古近而當代又近而當郡卽未望見公顏色故
用自愉快而巳孤狂贛不類積釁於天廼遽有

先太中之難醜顏自廢分無敢稱人于人獨明公不鄙垂睿而賜矜焉束帛尺書情文篤至藉令孤生平奉劒履之役接杯酒之驩何以加此孤且感且媿輒泫然涕下矣明公何以終教之

與田子蕤廣文

自新都徂黃山翠壁丹厓飛雲濺瀑奇詭幽森應接不暇政何異行山陰道上邪浴湯池問軒轅氏藥鼎指點故攀髯處白龍潭氣夭嬌三十六芙蓉間盍仙仙御風而游焉恨不得與子蕤

並驅爾

又

江滸之役足下單詞片語以釋怨于兩強宗可不謂天下士哉今廟堂見以爲乏材而用則違材遂使志士拊膺而歎耳

答吳虎臣

不佞孤少乏酒德然好游酒人矣不工古文辭好游文辭客矣廼酒人辭客不以孤身無是也亦每從孤游即足下過宛上時孤彊起而應足

下會足下槖中酒不肯放飲孤亦竟不能豪飲足下也爲時幾何則儼然稱孤哉足下引誼若翁申言襄舊季子脫劒于墓上向生感笛於山陽葢千秋一日矣君典前驅將至鄉往足下故不異孤儻足下倦遊金陵以素車白馬過孤之廬左右櫜鞬有君典在此生雖巳號貴人尚是吾黨狂簡也

答嚴禮衡少叅

長安故冠葢地卒不能居一嚴公哉美服衆指

高明鬼瞰三言成市積羽淪淵世情大都鹵莽爾孤分當藿食兼幽憂之人不敢預天下事以今日與明公地近勢親推眉俛首孰與放浪臯澤之墟嫌微不及身志曲全乎至謂扶搖直上一息六月此悠悠者所共經睹非深以槩於明公孤願公振策岱嶽使雲氣蕩吾胸日觀峯望扶桑日出金銀照曜以極天下之大觀又從海上觀海市其城堞樓觀旌幢車馬忽而際有儵而造無以習天下之幻境毋令年少有以窺公

而已

又

夫士大夫一不得志輒深怨而極誹以爲無所容非亮節也其計畫無復之耳不則不事事優游待報而謂遷人之體是選事也吳倅至述公所爲居東狀率勵于職而和平其中甚善甚善海岱之間環召且下東不得久居公矣

答歐楨伯

尺書束帛儼然下臨不孝在草土中不能蚤見

長者而迺以亡母得徼寵靈爲德甚盛繇秋而
來內外匍匐不啻七奔至於君典奄坳傷心極
矣不孝平生簡出寡交所稱知巳其一君典也
其一叔氏箕則今來南遊者雖少頗贍博賦筆
不凡五言古亦似錚錚其人則非材可愈也不
孝屬爲役於左右辟猶適齊魯者不左登岱右
涉海直汗漫耳暑劇附致白苧用見時宜

荅池州郭使君

昔者先大夫于役東土獲用其職與諸執事相

周還其時亡何良未能採絲竹之藏恢刪術之
指退滋惡矣既以海岱之靈諸執事嚶鳴遷羽
爲光　朝宁藉逃譏于竊位冀以人而事君又
甚盛幸也若明公一旦入而稱骨鯁之臣出而
詠甘棠之伯廼所謂其隆隆者邪不孝孤不弔
於天𥬇𥬇餘息不厭死而已明公賜屐圻南近
在宇下河潤千里每切瞻言惟是凶人姓名不
敢輒仰通長者坐自逡巡要非直引嫌而歸潔
也伏承明公存觸車之末轝軫聞遂之深衷情

文並篤翰使戴途登諸几筵不任摧隕固知大
國之風厚自性惠小子其何以終此義焉

荅能使君

吳虎臣遠使垂咭高義連人此生故是儁才亦
有酒過正平醉輒罵坐嗣宗行哭窮途古人葢
往往有之以公汪洋雅度當能用人之瑜而略
其瑕也

又

臺使者入兇遂從諸貴人游然非其好也項領

紛如令人短氣昔者之會千載一時堪以樂效
今明公淵躍義少泥蟠舊令尹郎潛散寺皖郡
丞使爲晉陽孤且雞骨支牀厭厭意態四顧而
悲泫然泣下辱爲役兩尊人者於心終不忘少
需圖報海內窮士多歸明公明公請謝不倦莞
庫爲虛大希闊事一詩錄扇頭奉以出入其氣
大都憭蕭矣

荅王仲房

辱諭孤勿于坐中肆譴君典足下愛孤廼令孤

聞此言然君典與孤非今世交居約時頗習于
諠即君典今貴囷疇昔君典也人自敬丞相長
史耳獨孤於座上能諠君典君典能受諠政猶
王生結襪廷尉長孺長揖大將軍衆人但當舉
孤以賢君典何疑之有足下誠愛孤似未譽君
典矣

奉朱憲使

明公入大梁也攬轡之暇周矚川原宏暢風詠
當令枚馬失步河岳效靈矣嵩峰二室之神頗

鄉乎鼎祚丹崖綠嶂盟言尚溫唐大叅者是孤也　汝州詔相是孤友汜水令一科是孤族兄以吾　公列戟其上使孤杖馬箠而北可不謂陸生入洛司馬游梁哉廬犬逡廵臥病者半每惟兹意恐終不遂耳

答馮憲使

天爲我　國家賚此艮弼藉手先人不介而合以申竹箭之貢叶茅彙之占先人有天幸焉于以顯以人之義博上賞之名顧明公之繇稱報

者抑何其隆隆至篤哉葢先人投劾未幾而倌人所歷孔邇枌榆未幾而專征之鉞儼然于上又未幾先人已矣垂寵執紼之謳益重稅驂之賻是先人所致于明公者第循其分爾而生死爲惠固自明公終始之孤不肖狂簡失裁于時濩落居嘗竊用婾快則以家庭父子知己互驩鼓舞于喁直門內事今且不弔于天矣奉諱以來上依衰慈下撫弱季營魂至曙抱影立枯郎殭堇生存而寔從死伍也兼以少習書淫短于

酬世授之算子不知縱橫人或采其虛聲謬有徵及一經捌管見欲催租將世雕龍之謂何而曰象賢之大者乎每奉先人自詠之末章若明公與共圖之者輒腐心刺骨媿汗接踵而淚承睫下不已也我生有命在天富貴非可力致矣其有不潛心大業而砥厲志行者有如皎日是怙是恃惟明公黨以必不肖而是棄是眞也亦惟明公前月下浣始承開府之期巳而冬乘春令欵逆浹旬先集副墨趣得什九敬馳一力于

臺端者逡巡坐此屬不自茹乞靈雄序飾華首
簡庶幾標秉當年鏗鏘異代太玄假桓譚以示
遠三都緣皇甫而增賈不肖孤不勝大願
又
往明公攬轡而西所爲盂下之覆而榮施孤家
者何可指數又圖不朽于先集儼然以大序開
之使不類之子稍得傳童烏之預玄則何以稱
也大序莊誦回環幽深篤至古色希聲以令棨
戟森嚴訊牒旁午有是哉郎左右鞭弭周示上

國當悉斂賦以從明公故兼總並用終不欲示偏長爾孤始推大難竊計幽憂之暇庶幾補刖息黜而及君典南還其人可與語揚扢今古亦有少助何彼苦名高為富貴人所飲飯沐不皇孤即賤且日作牛馬走遂令此意竟爾失酬明公以兩生振起風雅為之媮快益中媿矣

答施克平

我先大夫亡恙也蓋嘗咨咨稱足下白眉云袁汝鳴則束髮已與之游君典年家子隸門下又

孤所暱友亦幾何時而死生貴賤無異蓬飛輒爾星楸北斗之籍今且次先大夫矣孤狂贛錯迕罪在勿赦顧安所逃其箒而于先大夫波及邪此孤即百死不足償復不可自解于司命者也歲律倐周儀音漸遯至室㸌㸌日惟眼淚洗面而巳手勅惠存旋誦旋泣盎之嘉貺銜戢云何

答龍使君

當侍先大夫請攝也則門下所爲地主禮備矣

惘然心目曷敢有遺而間者亡何竟罹大故扳號摧裂從死末繇比忽襄事在期彊延餘息圖効其終然已厭厭無復人理迺大人長者不醇于懷奉將隆貺仰辱嘉章磊磊千言周篤悱惻以孤不肖之身而先大夫不嘗席數世之好何以得此門下哉感當次骨痛欲腐心籌狂懲諐涕流踵下惟先大夫精爽是依不孝孤未先朝露寵光并及稱塞無能愿徼所不報者于天而已草土荒迷申謝不次

答陳御史

當使者持斧而南先大夫一覞顏色于時外交廢絶以陳公所嘗槪于中廼自力疾非第以肺附親也巳就醫蕪陰歸凡閱月而罹大故嗟乎不孝孤可罪擢髮而數百死何辭顧割及先大夫哉嗟乎陳公孤少狂不類亡能爲報于其親此陳公所習也卽不肖或有偏長庶幾父書萬卷不失稱大夫之子亦陳公所習也至實不飾太音希聲耳目淆𢇁誰則辨焉公雅好孤其圖

所以濯之津津而脇其窔奧也乎瓣香束帛稽首奉將先大夫精爽是依敢忘靈寵濡毫勒謝南鄉漣如

答吳汝州

居諸不待秋老矣廷承今作吏不免折腰苦爾孤日在牛馬走中境外之交日以廣體日以屈豪氣都盡向廷承道之當發一浩嘆也臬中朱憲使是孤金陵社中人比從汜水兄舍人附一書四詩並薦廷承此君長者知廷承州境在遠

無益事聊以明孤之心矣見委壽章孤所宿諱
不得已爲廷承破例殊不工然壽章卽名家亦
不得工惟廷承財擇

寄朱使君

中春從君典奉使君手書教以近製諷之冷冷
巳輒惘惘蓋頗壓今昔之感徐成都遷矣謂聞
問且無從也廼復有敝媚爲使君部內吏得再
中訊下執事豈非天之所造哉不佞近狀益落
益醜此道益進益難屬者多病藥餌不皇木葉

欲飛始領秋色楮墨如遺逡巡自廢奈何鄉故
人陳之徐簿世媚其人敦樸必無敗乃公萬里
一官重繭而至即不敢以不佞徼私惠于君子
惟執事者稍善遇焉下里之音雜出勞苦不足
稱和陽春政可堇伍巴人耳西詹蜀道難于登
天把手未緣搖心何似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終